



2020年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全世界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生活仿佛停摆了，许多人减少外出，许多事情不得不搁置下来。但是，作家头脑里的时针依然在照常行走，他们用手中的笔留下自己对生命和历史的感悟与思考，对时代和社会的洞察与反思，对人性和人心的开掘与复刻。因此，当我梳理这一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时，发现成果依然相当丰硕，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正日益成熟。

## 重磅力作标识文学高地

我们拥有一支庞大的小说家队伍，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都有数千部之多。尽管有人诟病不少作品质量不佳，但我更愿意乐观地去看待这一现象。它至少说明，今天人们仍然具有强大的文学情结，当代文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经久不衰的创作热潮中得以延续。百岁老人、著名作家马识途在2020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夜谭续记》，就像是这一强大生命力的醒目标志。另两位老作家同样引人注目——86岁的王蒙和78岁的冯骥才，他们携带新作《笑的风》和《艺术家们》，给文坛带来惊喜。两位老作家的共同点是，都在新作中浓缩了自己的人生经验，抒发了对历史沧桑的感慨。王蒙的《笑的风》以农民子弟傅大成成长为一名著名作家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是对个人命运的一次总结与回眸，也表达了作家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刻反思。王蒙的历史反思贯穿了一种乐观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出理想终究成为现实、光明一定会取代黑暗的坚定信念。冯骥才的《艺术家们》则以天津几位艺术家的成长与艺术之路为主线，分明带有作家本人习画的烙印，传递出一种在实践中摔打出来的结实的艺术观，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地图，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两位老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衰退的迹象，两部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不俗的境界。

老作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刘心武的《邮轮碎片》和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也是可圈可点之作。两位作家已是古稀之年，但在文学思维上根本看不出保守、停滞的痕迹，相反却充满创新意识。刘心武采用一种碎片式结构创作的《邮轮碎片》，将全书分成400多个部分，讲述在一艘巨大邮轮上发生的故事。他希望这种碎片式的叙述能够对应年轻人在碎片化时代的阅读习惯，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将写实性叙述与超现实叙述交织在一起，讲述在黄河故道上人们繁衍生息、植树造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开辟新纪元的大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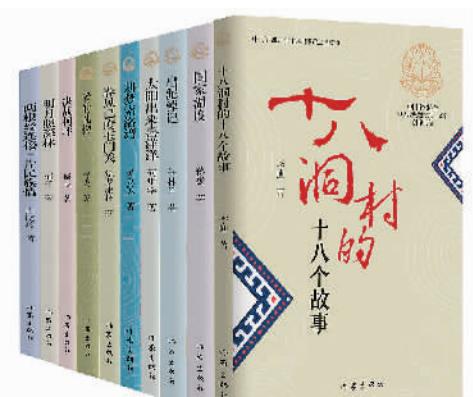
处于一线的著名作家又有谁出版了新作，往往是备受文坛关注的热点。过去一年，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刘庆邦等作家纷纷有重磅作品问世，在艺术上创新，似乎是他们共同努力的方向。贾平凹的《暂坐》以日常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我”与十余位女子的交往，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际关系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人生况味。贾平凹在文学上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对语言文字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感悟力与表现力，在这部小说中，他完全采用一种散文化的方式写作，使得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他通过意蕴丰厚、机智敏捷的语言，让人们体会到，人间烟火中的“暂坐”也会在文学中获得永恒。迟子建的《烟火漫卷》是她第一次直接写哈尔滨这座城市，她非常自如地将“寻找”主题与温暖善良的日常叙事糅合在一起，实现了从依托精神故乡“北极村”到发掘内心沉睡着的城市精神的转变。王安忆在小说艺术上一直精益求精，她痴迷于对各种工艺的研习与刻画，使其创作具有精雕细刻的特点。新作《一把刀，千个字》，以厨师陈诚为主角，将目光对准淮扬菜。通过阅读，我们感受到作家的“厨艺”甚至毫不逊色于小说中的厨师陈诚，她的文字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美食，刺激着我们的味蕾。借助烹饪，王安忆再一次彰显了她浓郁的知识分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举办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丛书由10部报告文学作品组成，包括蒋巍的《国家温度》、吴克敬的《耕梦索洛湾》、任林举的《出泥淖记》、哲夫的《爱的礼物》、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觉罗康林的《春风已度玉门关》、何炬学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唐晓玲的《两根丝连接一片民族情》、浦子的《明月照深林》、戚戎的《决战柯坪》。其中有7部是“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成果。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总编辑张亚丽介绍说：“丛书是在中国作协召开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会议之后立项的，并被中宣部确定为2020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丛书作者都是卓有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到扶贫点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见证和感受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记录和反映这一伟大壮举的历史性成就，践行了文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国家温度》作者蒋巍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从2019年9月开始，蒋巍从北京出发，首先来到陕西榆林5个县采访，之后到新疆乌鲁木齐和田地区、贵州铜仁、上海、黑龙江等地采访，今年6月完成初稿。“作家必须翻山越岭，深入大山里，才能看到生活里的浪花。《国家温度》是一本充满感动的书，也是我在创作中流泪最多的书。”蒋巍说。



贺绍俊

子情怀，她从人性深处和日常生活最平淡处寻找历史的刻痕，具有深沉的思想质地。刘庆邦是从矿井里走出来的作家，他写矿工生活的小说影响很大。这次他在《女工绘》中却写了矿工队伍里非常稀少的女工，将耀眼的人性之光投射给那些开在漆黑矿井的花朵。

## 向着现实与心灵深处开掘

2020年的长篇小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向现实，一系列贴近生活、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张平的《生死守护》以某市扩建城市大道工程为背景，塑造了一个誓死守护人民权益的领导干部辛一飞。小说一如既往地表现了张平鲜明的社会使命感，在叙述上显得更加成熟稳健。张艳荣的《繁花似锦》写新农村建设，书名非常贴切地表现了新农村建设这一主

## ◎新作评介

# “再给我一点时间”

## ——《钓鱼城》的悲悯情怀

王本朝

赵晓梦的长诗《钓鱼城》是一首大诗，是精神的、灵魂的、情感的、历史的大诗。作为历史事件的钓鱼城，是清晰而确定的——公元1259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在重庆合川钓鱼城下“中飞矢而死”。正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军各部因争夺可汗位置而急速撤军，影响了世界战局。但文学的“钓鱼城”则不断呼唤着史诗性和经典化的创作。

赵晓梦的《钓鱼城》出现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诗人对历史的亲近、想象和穿透，从回望历史、抚摸历史到走出历史，诗人以温润的悲悯之心表现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的感怀和反思。

《钓鱼城》不是简单地称颂英雄，而是以个人视角、以悲悯的眼光看待历史。在诗人眼里，即使是英雄，也都剥离了华丽的光环，抖落了历史的灰尘，褪去了权力的战袍，从而回到了真实的内心。英雄和常人相通，在辉煌、荣耀的背后则是痛苦、寂寞和迷茫，柔软鲜嫩的手心翻过来就是青筋暴凸的手背。

《钓鱼城》以诗歌的方式打量历史，钓鱼城的“攻”“防”和“放”在历史事件中拥有不同的立场与力量，但在诗人那里却是可以通融的。赵晓梦并不想为钓鱼城树碑立传，他没有为一座石头城放声歌唱，而采用抒情的独白，让历史人物开口说话，自言自语。诗人不为他们颁奖，只为他们疗伤。

《钓鱼城》分三章写了9个人。每个人开始都以“再给我一点时间”为开场白，将人物生命置于有限状态，如同临死时的告别。诗歌第一章“被鱼放大的瞳孔”，写蒙哥英雄的一面背后“不可救药”的无助，“合州东十里那块来路不明的石头/截住了大军的去路和退路”，他想“鞭打这长了脾气的钓鱼城”，但最终却进入生命的倒计时，“所有的开始和结束，都缘于一块/来路不明的石头，放大了夜的瞳孔/瞳孔里面，回

题的内核，形象比喻了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作家以辽宁盘锦的一个乡村为背景，通过一个村子四十五年来寻求致富之路的历史，展示了一个农村新人谱系图，并由此生发出一曲农民命运的演变史和农村新人的心灵蜕变史。《大地》是作家杨遥亲身到农村当驻村干部后写的一部小说，他以真诚的情感写出当下农村的真实处境，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吴君同样也是一位到农村挂职的作家，她以挂职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万福》虚构了与香港相邻的一个村子“万福村”，村民们从过去向往香港到如今以万福人为荣的心理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农村变化之巨，也凸显了改革开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在不断推进表现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同时，当代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对精神和心灵的开掘也越来越深入。陈希我的《心》在构思上就直奔心灵而去，小说写一个努力与命运抗争的人，当他功成名就即将回到中国时，却离奇地因“心脏破碎”而去世。作者由此追问人心为何如此脆弱，又该如何修补。陈希我似乎总站在文坛边缘，他的写作不追风逐浪，但又始终站在人性的中心。钟求是的《等待呼吸》表面看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但他又把爱情与历史变迁、政治理想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位中国年轻人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刻，在爱上一个姑娘的同时也爱上《资本论》，他有着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品格，他的爱情就是从他的理想之中生长起来的，这样的爱情何等珍贵！路内的《云行者》写的是仓库管理员生活，但作者同时又把爱情镶嵌在小说人物的生活里，几个打工青年同时也是文学青年。他深刻表达了对文学的当代性和当代形态的精准认识，几个打工人开着卡车在路上聊“文学中陈旧的意象”的情节太精彩了！胡学文的《有生》以大胆的文学想象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形象——祖奶奶。祖奶奶的灵魂里包蕴着关于生命的民间信仰，她以接生的方式让信仰辐射开来，我们在每一个小说人物的身上都能看到祖奶奶的影子。

## 多元的历史书写与技术创新

中国革命历史一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但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如何突破与创新，也一直困扰着作家。徐贵祥的《伏击》和《穿插》是写红军历史的姊妹篇。他写一个国民党军人如何在革命大家庭的熏染中，转变成为一名红军优秀指挥员的故事。作家海飞依然娴熟地运用革命历史资源编织他的谍战小说，他的《醒来》写一个照相师在抗日战争的危难时刻，在命运之手推动下成为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王英的《母爱之殇》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写抗日战争，其所揭示的“母爱之殇”在惯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基础上，开拓了抗战题材的表现空间。曾剑的《向阳生长》写一个山村小男孩成长为团职军官的心路历程，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但小说的叙述从多方面指向传统，可以说是一种在革命历史题材上向现实延伸的写作。

2020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从整体上说仍以现实主义为主潮，但也有部分佳作致力于创作手法与写作技术的革新，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魅力。李宏伟的《灰衣简史》可以看作是一次非常认真的先锋写作。小说构思或许受到《浮士德》的启发，写的也是影子交易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时代景观的寓言。小说的语言很有特点，凝练而有诗意，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位。张忌的《南货店》写浙江一个小镇、一座小村和一个小店，借用世情小说的手法，不仅写出市井民间的情趣，也深刻反映出时代大潮涌动下的人情冷暖。蔡测海的《地方》得古代笔记小说神韵，其出色的想象力和文字的智慧表达融为一体，颇有楚骚之风。梅卓的《神授·魔岭记》是一部以藏族不朽经典史诗《格萨尔王传》为灵魂的小说，以勇敢少年阿旺罗罗在经历自我磨砺和修炼成长为新一代神授艺人为主线，成功抵达了作者所期许的打破“梦境/虚幻和现实之间的壁垒”的审美境界。小说的神奇性来源于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刻领悟，同时也与现代主义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创作谈

# 雪峰前的心跳声

## ——《珠穆朗玛日记》创作谈

王少勇



8848.86米，是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新“身高”。这个数字背后，有冰雪中的坚守，有勇敢攀登的脚步，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前方报道组成员，我有幸见证了这次非同寻常的测量。

报纸、电视、互联网、教科书，会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2020春夏之交，人类对“第三极”极点的一次新探索。作为亲历者和一个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我有一种使命感——用一种更加“自我”的方式去记忆，带着自己的感觉、体温和呼吸，记录下自己站在雪山前的心跳声。于是，我写下了57篇珠穆朗玛日记，献给人生中那段闪光的日子，献给测量登山英雄们，也献给珠穆朗玛。

在日记中，我用写实的笔触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尽可能真实地呈现队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珠峰地区的气候和生态、测量和登山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力求语言客观精准，不夸张、不过分渲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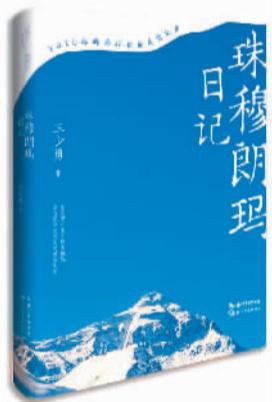
我和队员们长期相处，亲如兄弟，对他们的性格、经历、爱好越来越了解，许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令我记忆犹新。在重大任务面前，他们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刚强品质，勇敢承担责任。可他们又都是普通人，同样有柔软的一面。对我们来说，珠峰高程测量不仅是一项国家任务，不仅是一次科学探索，也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历。当面对缺氧、狂风、严寒、落石，面对使命、压力、悲伤、孤独时，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作出了回应。我把这些回应真诚地书写下来，试图把群体的形象，还原为雪峰前一个个鲜活、可爱的人。

那段日子，除了一起登山的兄弟们，与我相伴的还有圣洁的珠穆朗玛、璀璨的星空、神奇的冰塔林，给了我在都市中无法获得的珍贵体验。当我在高原仰望星空时，仿佛独自站在整个宇宙面前。而宇宙不再是头脑里的观念或书本上的概念，它现身了。一切都在循环往复，生灭变化之中，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此刻的光芒，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们的思考也足以赋予宇宙以意义。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类似的片段，希望和读者一起探讨。

当我在东绒布冰川上方的交会点俯瞰冰塔林时，夕阳把珠峰染成金色，冰塔如有生命一般泛着神秘的光，山谷里一片寂静。我似乎突然感悟到“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的道理。我想，一个写作者应当追求语言的原初状态，质朴、透亮。在写珠穆朗玛日记时，我做了这样的尝试。

代序《珠穆朗玛》以这样几行结尾：“你听，河水又开始流淌了/源自你种下的那片冰林/而我不再叫它眼泪/在从晶莹流回晶莹的旅途中/一颗颗小小的爱/一次又一次，倔强地/飞溅而起”。我们的生命虽然渺小，却是一段爱的旅途，崇高而神圣。这是珠穆朗玛告诉我的。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散文选刊·下半月》推举年度散文

本报电（文一）近日，由《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社主办的“2020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等出席。年会评选出4个年度奖项。其中，鲁敏《就花生米下酒》、施晓宇《空海：中国取经》等10篇（部）作品获一等奖。石舒清《余墨》等分别获“十佳散文奖”“十佳散文集奖”，散文类二、三等奖。年度“精锐奖”被新疆阿勒泰作家阿瑟穆·小七夺得，获奖散文集《解忧牧场札记》讲述了一个小村依托游牧非遗生产生活方式发展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

## 专家研讨儿童诗创作与传播

本报电（杨文）由中国作协《诗刊》社、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办，中国诗歌网承办的“当下童诗、儿歌创作与传播研讨会”日前在京举办。与会专家聚焦当下童诗创作现状，并就童诗的传播和教育机制展开研讨。

今年2月至10月，中国诗歌网在全国开展原创童诗和现代儿歌征集，共收到来稿近7000份，反响热烈。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指出，儿童诗创作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儿童诗歌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亟须教育工作者、诗人、评论家以及翻译家、出版人关注和深入研究。

诗歌理论家吴思敬提出，童诗要把诗性放在第一位，要考虑到儿童的特点，有童心、童趣、童真，用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有游戏精神的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 林森《岛》新书分享会举办

本报电（樊金凤）近日，“孤岛天地间——林森《岛》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与会作家、评论家围绕现代化进程与海洋文明的碰撞以及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等话题展开讨论。

《岛》是“80后”代表作家林森的长篇新作，书写了两个悲喜交集的故事。城市的发展，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海边渔村面临搬迁，见惯风雨的“父亲”以其坚韧心态及创世雄心带领一家人度过危机，因为一场冤案，一个人失去自由、名声、所有亲人，独自上到一个孤岛生活，40多年的岁月流过，他与小岛终于活成了一体。

林森表示，“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国家，对海洋的书写其实比较少，很少有人真正站在水的中间或者是孤岛上，我想做这样的尝试，探讨当身边的很多东西慢慢丢掉以后，如何自足。”